



编者按:

挑灯夜战,伏案苦读,放飞理想……高考拼搏的日日夜夜,有父母、师长的殷切期盼,有同窗好友的携手奋斗,有梦想将要实现的喜悦。在那些闪闪发光的日子,发生过哪些让你魂牵梦绕、刻骨铭心的故事?时逢高考,我们组织、编发了这组稿件,这里是对奋斗青春的追忆,有父母目送孩子进考场的激动心情,有老师对学生的深切祝福,有社会各界对考生的关爱……让我们回望星辰大海的征途,并祝愿每一个为了梦想披荆斩棘、努力奔跑的考生都能心想事成!

亲历1977年高考

■魏增瑞

1977年的高考是提前两个月突然发布的消息。由于此前十年没有高考,考生很多。当时我没有老师辅导,也没有参考资料,复习了两个月后,就像刚刚训练的新兵一下子投入到战场,对战争输赢完全没有把握。

第一场语文考试还算顺利,但下午的数学考试却像当头一棒把多数考生都给打蒙了:数学试题没有难易梯度,第一题就是综合性很强的计算题,整体比较难。数学考试失利后,许多人幻想第二天会有转机,但第二天上午的理化考试又粉碎了多数考生的梦,因为物理和化学对于基础薄弱的农村考生来说是难以逾越的高山。

那天中午,我和几位同时参加高考的朋友都默默无语,沮丧的心情毫无遮拦地写在脸上,失望的气氛

笼罩着曾经满怀希望的年轻人。

突然,不知谁冒出一句:“不考了,回家!”年轻人容易冲动,于是,大伙儿便附和着要一块回家去,颇有一种拿得起、放得下的“英雄气概”。

走到街上,觉得后边有人轻轻拉我的衣角,回头一看,是杨少华。

我和少华都在机械厂做临时工,同一年高中毕业,年龄相仿,为人都老实木讷,故而成了好朋友,并且那一年我和他都参加了高考。

少华把我拉到一边,悄悄说:“不能回家呀。”

“没有希望了,考下去还有啥意思?”我固执地说。

“没考完,谁知道自己行不行?再说,咱们没考完就回家,人家不笑话吗?”少华说。

这话说得有道理,我一犹豫,就被他拉进了临街的饭馆里。“咱先吃饭,下午一定要考。”少华斩钉截

铁的话语令我不由冷静下来。

吃了饭,我们又按时回到考场。看我俩回来,其他几个人也都回来了,认真答完最后一张试卷。

当年我考上了大学,少华却落榜了。几年前,我又见到了他。他的头发、胡子有些花白,如同一棵大树由春天到了秋天,叶子由翠绿过渡到浅黄。

我们又回忆起那次高考,感触颇深。

我不知道,那一次高考杨少华如果不拉我的衣角,现在的我会是什么结局。但可以肯定的是,正是那次被轻轻拉动了衣角,使我坚持到了最后,从而改变了人生的轨迹。而我收获的不仅仅是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,更是饱满而丰盈的人生。



送儿子上考场

■郭新华

我没有经历过高考,上大学成了我心中一个不能实现的梦。每年高考季,看到那一一张张青春的脸庞,我都会热泪盈眶。

儿子今年参加高考。6月7日,目送儿子走进考场,我的眼眶不由又湿润了。这泪水中饱含对儿子的爱,更是为儿子即将开启新征程而激动、不安。

从儿子上高中那天起,我的闹钟就调到了凌晨4点30分,我得保证在凌晨5点30分前把营养丰富的早餐摆上餐桌。一年四季,当闹钟响起,我与睡意斗争过,却从未投降过。一个母亲的信念是强大的,让儿子吃好早餐、不能让儿子迟到我朴素的坚持。6点15分左右把儿子送到校门口,我会拿起手机拍一张校门口的照片,配一个“早”字,加上爱心表情发到朋友圈。冬天的早上,6点15分还是一片漆黑;春秋季节,6点15分晨曦微露;夏季,6点15分阳光灿烂……三年时间飞逝,我用心付出,不敢稍有懈怠。

儿子学习成绩一般。他所在的重点高中优秀孩子云集。儿子初中时底子弱,在学习上有些吃力。面对不理想的成绩,我鼓励过他,也对他怒吼过。我想让他知道,

只有全力以赴,才能不负韶华。

高三模拟考试,儿子的成绩依然不理想,我陷入了焦虑,晚上家人都入睡后,我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默默流泪,心想儿子成绩不好,一定是因为我说得太多了,是我的教育方法不对,是我做得不够好。我开始自我怀疑,孩子眼中那个温和坚定的妈妈迷茫了。先生一直在劝慰我:不厌学,知道体贴、孝顺父母就是好孩子。是呀,儿子的高考,我却把强烈的个人意愿强加给他,使他压力陡增,我也心力交瘁。我应该把高考还给儿子,结果是好是坏让他自己去面对、去承担。放下了焦虑,和儿子一起备战高考的日子从容了许多。

高考前儿子跟我聊天,他小声说:“妈妈,我上高中期间不够努力,你却为我做了那么多,我都记在心里。我会努力考个好大学,今年考不好,我就再考一年。”儿子说完,我又泪湿眼眶,拥抱了一下儿子瘦弱的肩膀,坚定地对他说:“儿子,找到努力的方向,你一定会赢得高考!妈妈永远相信你、支持你。”

孩子,考场外,妈妈祝你梦想成真。

高考是亲子间的一场修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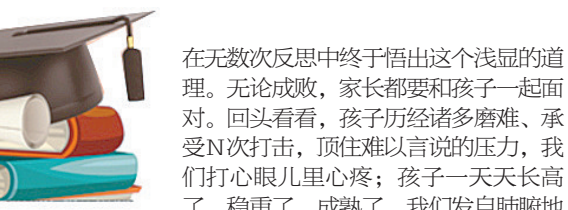
■张卫军

当孩子稚嫩的脚步踏入校门时,就开始和父母一起迎接高考。一路走来,孩子和父母都付出了艰辛的汗水、收获了幸福的涟漪。从齐心协力“降妖捉怪”,到剑拔弩张反目成“仇”,再到对抗冷战形同陌路,后来又握手言和冰释前嫌,直至苦尽甘来,其中的苦辣酸甜唯有自知。

最初每一个父母都怀着希冀,憧憬孩子有一天会上清华进北大,成龙成凤。待到读初中后,发现孩子好像有点普通,也罢,将来能上重点高中考“985”“211”,也就心满意足了。不知不觉孩子进了高中,才发觉现实真的很残酷,只盼孩子能考个好一本就称心如意了。

曾经,懵懂无知的儿女经常跟父母不在同一频道上。孩子对学习心不在焉,父母会愤怒急躁、气急败坏;孩子成绩忽然下降,父母会焦虑难眠、忧心如焚;看到孩子消瘦的面庞、单薄的身躯,父母又感到揪心和无助;当孩子走了弯路且不听从劝阻时,父母顿感心灰意冷;孩子学习进步了,父母高兴得像个孩子。

高考并不是一个人幸福与否的衡量标准。很多父母



在无数次反思中终于悟出这个浅显的道理。无论成败,家长都要和孩子一起面对。回头看看,孩子历经诸多磨难、承受N次打击,顶住难以言说的压力,我们打心眼里心疼;孩子一天天长高了、稳重了、成熟了,我们发自肺腑地高兴。高中三年,一千多个日子里,妈妈4点多起床,精心为孩子准备每一顿早餐;晚上陪孩子熬夜,打开电视又立刻关上,偷偷看会儿手机又赶快收起,怕影响孩子的学习,真可谓三更灯火五更鸡,正是陪儿读书时。

临近高考,父母都变了。暴躁的不再暴躁,争吵的不再有分歧,高声大气的开始窃窃私语,不善做饭的开始研究厨艺,不常看书的开始学习考前心理调适方法,知道了焦虑无用、缓解紧张情绪需要深呼吸。

从父母严格管控到孩子的抗争、独立,经过多个回合此消彼长的较量之后,我们终于明白:父母子女一场,终究是割舍和分离。

回顾12年来的求学点滴,我们都一路修炼、一路成长。割舍是一种痛苦,分离是一种心酸,但我们仍毅然送孩子到远方去。

来,咱们一起扛

■杨新伟

在迎接高考的日子里,面对孩子们求助的眼神,我作为老师,走到学生中间,和他们一起迎接命运的挑战,在他们遇到困难时,我发出来自心底的呐喊:“来,咱们一起扛。”

去年1月中旬,学校的高三艺术班开始上文化课。艺术班的学生高三上半年要完成专业课学习与考试,与其他班相比晚开学4个月。这班学生到校后非常努力,他们深知自己复习应考时间短,要在短时期内调整好状态。他们大多基础较差,课本知识掌握得不是太好,有些同学对不能在半年内复习好所学功课产生疑虑。我一方面在课堂上开导他们,一方面和某些同学谈心。我说,尽管时间有限,但大家面临的情况是相同的。只要充分利用好所余时间,把基础知识掌握好、把基本方法运用好,就一定能够取得好成绩。

这些学生由于开始复习时间晚,在最初几次模拟考试中表现得不太好,很大一部分学生悲观失望,甚至出现厌学情绪。我就给他们耐心解释,鼓励他们。在我的劝导下,大部分同学放下包袱,投入到紧张的复习中去。课堂上,我

优化内容,力争让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所学内容。课下我对学生所提问题耐心解答,从来不因为有些问题简单而不给学生讲。我觉得只要学生能够深入进去,一定能考出好成绩。

有一位女同学平常学习很努力,但总是考得不理想。我拿起她的试卷分析错题,找出原因,给她归纳题的类型,让她不再出现类似错误。同时让她懂得,当前最重要的是全面复习、掌握基础知识,而不是盲目刷题。做题是为了查漏补缺,不是为做题而做题。经过我的指导,加上她的努力,高考时她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

高考分数公布的那一天,我问了几名学生,我所教的历史课他们都考得不错。这些学生说,在备考最紧张的阶段,我给了他们信心,从而使他们克服心理障碍和学习上的诸多困难,取得较好的成绩,他们发自内心地感谢我。我感到很欣慰。作为一名教师,帮助学生是应该的,特别是在学生遇到困难时要有担当,要和学生共渡难关。

爱心送考 为梦护航

■鹿小丽

又到高考时。连续6年,每年高考时我都负责一支爱心送考车队的协调、调度。我们安全、准时接送考生,并在这个过程中收获感动和快乐。

2016年,临近高考时,市自驾游协会会长老牛给我下达了任务,协会组织的送考车队由我负责。十多年来,我一直跟随自驾游团队做公益,大家彼此都很信任。

从来没有参加过送考,但既然接下了这个任务就必须做好。当时自驾游协会建有好几个送考群,我在群中筛选出能抽出两天时间送考的车主,我们建了个核心群,大家纷纷献计献策,我心里踏实了很多。

当时需要接送的考生电话和考点信息都提前发给了我。6月5日下午,我在家筹划了四个多小时:一辆车安排几个孩子?怎么安排不浪费车辆?还有车主电话、考生电话,我确认、核对了很多遍。

高考期间,我们从早上七点开始接送、等待,到晚上七点多才结束。上班的请假了,经商的关门了,家里孩子没人接自己淋雨回家了……这些事情至今回忆起来,心底还有点点滴的感动。最后一场考试快结束时下起雨来,送考车车主拿着手机不停发语音、报路况、报平安、报人数,一群平时毫无交集的陌生人,为了同一个目标组成了一个非常有战斗力的团队。

送考结束后,看着孩子们的一张张笑脸、听着一声声“感谢”,我内心无比欣慰。我相信能在我们接送的考生心里种下爱的种子,有了合适的机会,他们也会回报社会。

当年送考结束,我在朋友圈发布了这样一条信息:“三天时间,终于在送完最后一车孩子后长出一口气,瞬间感觉精疲力尽。感谢我们这个车队的兄弟姐妹们!”

2017年我们自驾游协会组织的爱心送考车队共有50辆车,还是由我负责。经协调,送考车直接进学校,点对点接送。

2018年我们仍旧组织了50辆送考车。这一年公交公司为考生配备了多辆大巴。更高效的送考,使我们这些为送考共同努力数年的人都很欣慰。

2019年和2020年,我们点对点接送专升本的孩子;2020年,英姿飒爽的摩托车队也加入了送考队伍。

今年,我和朋友们又参加了爱心送考。我们的目的就是为考生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,守护孩子们走向星辰大海的征途。

我的两次高考

■郑颖勇

高考是我人生经历的第一次挫折。1986年,我高中毕业了。那时候参加高考要通过预选考试。6月初,许昌地区统一出题考试,预选不上就没有参加全国统一考试的资格了。这年,我以20多分之差没有进入预选线,主要是因为英语和数学两科成绩差。

那年全班50多人,高考预选后仅10多名同学进入了预选线。他们继续上学,等待参加七月的高考,其他人都回家了。

考生多、高校少,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,可谓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”。如果金榜题名,就可以跳出农门,吃上“商品粮”,改变一生的命运。

那年落榜后,6月份我回到家,正是“三夏”大忙季节,我在繁重的劳动中体验到农人的艰辛。因为一直在上学,很多农活儿我都干不好,也不会驾驭牲口、使用农具,因此受到别人的冷嘲热讽。

面对挫折和失败,我很不甘心。九月的一天,一位来找我玩的同学说,我们原来的班主任让我回校复习,明年再参加高考。

1987年国家取消了预选考试,每一位考生都可以直接参加高考。那年高考我考上了许昌师专。从学校领取录取通知书回到家,爸爸妈妈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,拿着通知书看了一遍又一遍。我成了村里恢复高考后最早的大学生。

经历高考落榜的打击,我认识到学习时不能仅凭自己的兴趣和爱好,要全面发展,各学科成绩都要优秀。

高考的经历让我体会到,失败了并不可怕,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,不放弃才能抵达理想的彼岸。

